

# 現實

★ 1953.8.29 ★

專訪：訪問國際法官梅汝璈

南京記者 王定

特稿：緬甸血案

記者 王公亮

現實：閉話參謀

周平飛

專論：閉話大學訓導制度

何鴻鵬

張明賢 國際：成功湖畔的成功

洪深 戲劇：大將軍的少爺的保姆

呂思勉 文史：論度量(二)

陳子展 藝文：說猴巴戲

夏衣荷 經濟：免於失業的自由

涂長荃 科學：科學新聞

現實評論

主稿 宋一文

分欄新聞

記者 宣荷

通訊：從上海到暹羅

曼谷記者 邱順貴

一周一人：閉話張華

記者 金想

號十八路蟻峨(5)海上 閱享百 輯編總兼人行發

新 聞  
報



素字理總前之補彼



山委席主副甸緬之殺彼

周至柔論空軍參謀

訓導長論訓導

訪問國際法官梅汝璈

元百五千二售 版出五期星逢 日五十月八年六卅國民

學聞新格人與味趣情入

# 訪問國際法官梅汝璈

南京特派記者王定

## 九個月中提供證據二千四百件，審訊戰犯廿八人 梅氏說：麥帥的政策馬歇爾魏德邁無法加以干涉

……由於紐倫堡及東京的審判，世界上確定了一個永久的原則——侵略是犯罪的！……

梅汝璈博士是國內有名的法學權威，他擔任了我國派駐東京遠東國際法庭首席法官之後，他的流利英語與淵博的法律學識，使其他十國人對其不置，同時他給實的身軀，優美的風度與舉止的辦事精神，使美國駐日某副法官也讚歎的說：梅博士的確是一個人才。當東京法庭成立之初，為了法官坐位問題，鬧了好幾天，第一把交椅是審判長，不必爭，應該是美國的，但是第二把交椅却成了爭執的中心，梅博士奮仁不讓，據理力爭，中國最早受日本侵略，戰犯中大半與中國有關，第二把交椅應該是屬於中國的，結果，梅博士勝利了，也是中國勝利了，他坐在審判長的左上方。

東京遠東國際法庭已成立十七個月，一個案子也沒有宣判，很多人說是美國人有遺憾，梅氏並不認為工作緩慢，他說為了公平的裁判，當然儘可能對事實作詳盡而確切的調查，而且事實愈多愈好，紐倫堡法庭起訴時間花了兩個禮拜，東京却花了足足九個月的時間，提出證據二千四百件，這些，多半是往外國大使館弄來的，及美國陸軍部供給的，我們提出的只有十幾種，日本侵略中國幾十年，我們竟提不出充份證據，說來也真慚愧，反而外國人倒可以替我們提出一些，譬如土肥原吧，成心積慮，在華北活動了四十年，我國居然一件證據也提不出來，而外國人倒有整批的資料，美軍對於日本俘虜或死屍屍上，盡量搜集，常有許多命令，長官指示，甚至自己詳述記載他本人所作所為或親見親聞的罪行，這些都是最好的證據，可是我們這種工作却沒有做好；老實說，日本在中國七十八年，那一個地方不是罪行累累，可是，證據太少了！

東京是今年二月廿三日開庭的，到了六月廿三日，被告全體要求休息，並保證還是最後一次要求，給予他們一個時間，蒐集證據，該庭為表示公平起見，一致公議准予休息六週，八月四日再行開庭，過去四週的審判，完全是共同審判，由二十五個戰犯審判庭，這些戰犯也與漢奸一樣，被辭不休，而且盡量拖延時間，（三）對華全面侵略，（四）日蘇關係，（五）太平洋侵略及南洋舉行，第五部份又分四節：A 德意日同盟的完成，B 經濟侵略，C 軍事行動，D 外交包圍，現在已經完

成前四部份及第五部份第一節的辯論，開庭以後三四個禮拜，就可以完成共同審判的工作，以後是個別辯論，由二十五個戰犯分別登台辯論他本身有關部份，並允許人證物證到庭，庭長希望每人辯論時間不要超過三天，但被告還沒有接受，不實說天，總得有一個時間限制，並希望年底可以結束。

遠東法庭第一審訊原有二十八個戰犯，其中一個外交陰謀家松岡洋佑及海軍大將永野修心已病死，另外還有一個當第一天開庭就發瘋向東院光禿的牆壁上打了一下的天川周明至今還在病院中，（依規定，凡審判程序已進行一半以後，未能到庭受審者，應另定時間審判，所以只剩二十五個，這二十五案，將同時宣判，遠東國際法庭得這二十五案宣判後，也就宣告結束。）

梅博士特別強調，紐倫堡及東京的審判，雖然動員了很大的人力與物力，作大規模審判，其目的在爭取一個原則，否則也不值得這樣大規模表演，由於這紐倫堡及東京審判，世界上確定了一個永久的原則，侵略是犯罪的，任何一個國家，侵略別的国家，非但侵略國家受制裁，割地賠款，負戰爭責任，就是主張侵略的個人，也要負責，對於宣揚民族優越感，鼓吹人民憤式也同樣要負起罪惡責任，這一原則的確定，對今後的世界和平，將有很大貢獻，上一次戰犯審判工作沒有做好，僅僅草草運了一個賊贓罪。

東京還有三百個戰犯還在監獄中，已經兩年多了，還沒有起訴，其中有五十餘案相當重要，例如三菱三井等有政治性的財閥及軍火商，據說，將來採取兩個辦法，第一，鼓勵各有關國家引渡，凡提出相當理由，即可引渡至有關國家審判，第二，再組織一個小規模臨時國際法庭，隸屬盟軍總部之下，審訊那些沒有人要求引渡的戰犯，每案由有關國家各派代表出席審判。

梅博士非常健談，這幾天剛好趕上南京開庭，他住在華僑招待所（現名中央招待所），是南京有名的好住處，但是仍熱沒有冷氣設備，扇子不停揮動，仍然汗流如雨，他穿一件香港衫，也不得不把汗擦開來扇涼，他到南京次日（七月廿五日），記者即與他暢談一小時，二十六日又去看他，今天我們是談他的其他的問題，（下接二十頁）

• 實 現 •

# 政治暗殺事件

首次  
詳細  
報道

## 緬甸血案

### 主角盜山如何人？ 血案的來龍去脈

記者王公亮

稿特幕內

七月十九日上午十時卅分，緬甸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在仰光官署舉行例會時，發生世界政治史上慘酷的暗殺事件，暗殺的新聞，係由英國派駐緬甸總督蘭斯爵士在出事後封鎖交通，用急電告知倫敦緬甸事務部，他說：「當行政委員會正開會時，有吉普一輛，駛至官署正門，躍下持手提機關槍及步槍兩桿者五人，登樓直趨會議廳，車上尚有一人留守，會議室外持槍衛隊一名欲加阻止，為暴徒開槍，受重傷不能發言，持手提機關槍者三人，乃入室向與會諸領袖掃射，然後返登吉普車逃逸，查明死者：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登山，商務及供應部長巴文，教育及設計部長巴沙克，工業及勞工部長孟巴秋，財政部長泰真密亞，運輸及交通部次長翁猛，傷者情報部長巴草（延至廿日身死）及邊區參事孟岡區酋長（廿日亦身死），局勢正由警察處理中。

一血案發生以後，仰光立即宣佈戒嚴，迄廿日清晨五時止，軍警紛紛出動捕捉嫌疑犯，最引人注意者，厥為前任緬甸總理宇素被列為首要嫌疑犯，且當英警往捕時，經過猛烈格鬥後，擊斃其隨從三人，方得衝入其家中，並在其屋內發現兇器步槍及輕機關，事情演變至廿五日為止，形勢已漸明朗，仰光警察搜捕內閣血案之兇手嫌疑犯已達二百餘人，並宣佈執行暗殺之兇手已全數被捕，其中有名案原事者，原為登山在戰時所頒佈之抗日軍官，今年卅歲，被捕後中途圖逃，故當場為警察擊斃，廿三日仰光路透社發出電訊：「緬甸警察總監宣佈稱，緬甸局勢今已完全在控制中。」這與廿一日英相艾德里在倫敦下院所宣稱的：「印度軍隊現已奉命特發，特需要加派增援時，當即令彼等開入緬甸。」的消息相對照，緬甸混亂的局勢，實已漸趨不復了，緬甸臨時政府共十四人，多為登山所領導緬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

之黨員，登山等被刺後，緬甸制憲會議議長，即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副主席泰金諾遂領導新行政委員會於廿日宣誓就職，泰金諾除自兼外長，其他部長之人選為國防部長波萊耶，商務及供應部長宇米，工業及勞工部長宇温，農業及農村經濟部長丁深，社會服務部長宇包桑回，情報部長泰金倫巴，公共工程及復興部長宇巴將等，均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之黨員，均是十九日暗殺案中之倖免者，新聞既成立，英方即宣佈「英國對緬甸策不變」，并言：「緬甸之驚人暗殺案，不致變更英政府之決心實施緬甸制憲會所議同意之憲法，英方希望緬甸當局能使參與制憲工作之各方人士，不致因慘案而有所畏縮，並盼緬甸政界人士繼續合作制憲，尤盼新政府，採取措施，以防類似事件之重演，據英國權威方面透露消息云：「英政府可望同時發表轉移緬甸政權之聲明，預料關於轉移緬甸政權之立法案，可望於十月至十二月間向英國國會提出，關係政界人士稱：緬甸血案發生後，緬甸方面深恐英國將利用此事為藉口，以遲延緬甸政權之轉移，英政府則將發表聲明，當能有助於澄清此項懷疑心理，聞緬甸之泰金諾諸政府成立後，已與英方接觸，表示希望儘可能早日公佈，泰金諾所率代表團，最近在倫敦與艾德里首相討論所得的結論，此間人士一致預料泰金諾之意見觀之，對於此一政策，亦深表贊同……」

仰光血案的始末，從上面已知其大概情形，但是這次被刺殞命的主角登山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仰光血案的來龍去脈又是如何呢？

卅二歲的登山，是一九一五年誕生於緬甸東部教枝地方極平凡的小資產階級的家裏，一九三五年他攻讀於英人所辦的仰光大學，研究歷史學與政治學，那正是二次大戰的前夕，愛國主義和獨立思想支配了他，認為新的

世界大戰爆發，緬甸人就應立刻革命獨立，更認為「殖民地民族革命，應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所以當一九四二年，他就跟着侵略緬甸擊敗亞歷山大英軍的日軍，回到祖國，當巴英在日軍支持下組織緬甸獨立政府時，他也參加國防部長，在日軍支持下，編練「緬甸獨立軍」，準備實現他的理想。因此，他暗中與緬共領袖欽索取得秘密聯絡，在一九四五三月十七日，發動了使全世界震驚的全國抗日起義，殲滅日軍一萬多名，逼使日軍慌忙的天變了仰光，陷人了一敗塗地的局面，而他在緬共的幫助下，遂成爲全國擁戴的愛國的民族英雄，同時又集合全國反法西斯黨派如人民革命黨、國民黨、泰金黨、緬甸法比安黨、緬甸青年同盟、大緬甸黨、森迦斯會、婦女自由同盟、緬甸國民軍會及共產黨，成立「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盟員人數激增至廿萬人以上，以「國民軍」爲中心的人民武裝也達三萬人左右。

但是，這樣優異的情勢，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登山却放棄了而未加利用，而且更壞的，他簡直走上了岔路，首先，他與英國的蒙巴頓訂約，改編了「國民軍」（這其中包括有緬共的紅旗軍），把武裝向英國人繳了械，同時更宣佈：「以政治鬥爭代替軍事鬥爭」，於是他在政治方面，他也以妥協代替獨立，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廿日參加了緬甸總督府的新行政會議，接濟又成立了所謂臨時政府，表面上是英國人選政於緬人的過渡政府，實際上却是利用緬甸上級親英人士來代替英國執行殖民政策的義務機構，而在今年一月，他又曾率領此次同時遇害之泰真爾亞，及芒巴退出政府之巴貝，保持獨立地位之親英派人物丁杜（現在倫敦被任爲緬駐英高級專員）等，赴英與英國政府屈辱地簽訂了違反緬甸人民獨立意志的協定，在經濟上，他接受了英國一筆八千七百萬鎊的貸款，却把本利和糧食的實質運輸權送給了英國。

這次被捕的字素，在登山赴英簽定條約時也是代表團中的人員，但是他當時就拒絕簽訂協定，自倫敦回緬後，遂就聲言反對協定並退出政府，至於緬共，則和登山早就因政見不合而破裂，退出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因此當登山就被捕後一個月內，工會領袖被捕者達八十人以上，甚至緬共領袖欽索也在被捕入獄之列，今年四月大選時，緬甸人民投票的精誠，竟出乎意外的冷淡，據路透社記者在那個投票場所的調查，大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選民皆放棄權利，這種景象，可以使我們清楚的看出這次登山被捕的先兆。

而再從這次登山被捕後的種種情勢觀察，可以注意的是：一、被捕兇手嫌疑犯。人數達二百餘，可見規模之大，且份子複雜，有大緬甸黨領袖

邱山，共產黨要人林文，獨立第一同盟領袖巴英，緬甸法比安黨領袖泰金巴森等在內，可見無形中「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已走向瓦解之路。二、暗殺事件發生後，仰光以北之某數地區曾發生「叛亂」，據法國新聞社消息，緬甸若干警察，且曾投降並幫助「叛亂者」，而緬甸英軍司令部發言人於事後後稱：「肆行無忌之份上，若僅利用因此次血案而造成之局勢，英國準備在緬甸所需要之任何援助給予緬甸，英軍業已採取準備援助緬甸軍之措施，緬政府如請求駐緬英軍司令部之協助以維持法律及秩序，英軍當即給予。」很明顯的，我們可以看出登山被捕，不但主事者多，贊同者更多。緬甸在二次大戰以前就早被英國奴役，二次大戰雖然揭櫫的是民主自由的領導，緬甸人民又衷心崇拜得到一個真正的領袖，但英國野心家和登山的領導政策錯誤，毀去了緬甸人民的希望與理想，這一股怨潮，在這些消息中，已經不是很清楚的告訴了我們麼？

當然登山在不少緬甸人的心目中，依然是他們的偶像，他過去偉大的功績，緬甸人不會忘記，當他的遺體移向禮堂時，沿途民衆十萬人哀聲於地，這是真切之感情，但對英國而言，登山等之死，是應該有更深刻意義的。如今，泰金諾已經就任新組織政府的領袖，（在緬共稱他是「英帝國主義之工具」，「勞工階級之出賣者」。）他本是登山最得力之助手，政見與登山完全一致，以後施政的方針與風格，將會與登山如出一轍，但是登山的確是一個有才幹的，緬甸領袖之曾得人民擁戴者，無過於他，登山之死，在動機上所顯露出的緬甸人民要求自由獨立與反英之意志，更應值得同情及重視，但在手段上而言，實在缺乏光明磊落，而且後果並不佳妙，這就是說，緬甸人民盼望了半世紀的獨立，時針可能又撥回若干度，爲一泰金諾的才能不及登山，則以後之緬甸政治，黨派分歧，民心離亂，內不安寧，外有侵略，緬甸的命運無疑將更悲劇！

但這是一人民的世紀」，吮吸殖民地轉輪的「約翰牛」，也該醒覺迷夢了，要求世界真正的保持永久和平，帝國主義的姿態不應該重新出現，登山是緬甸人民心中的偶像，但爲了緬甸的獨立自由，發生了一仰光血案，這就像布魯特斯刺死凱撒的理由：「並非我不愛凱撒，實因我更愛羅馬。」（Not that I loved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d Rome more）是相同的，這是一種恐怖的手段，但亦是悲憤的行爲，這悲憤的心理到有一天，萌芽在每一個緬甸人的心田中時，誰將能想像得到那是一幅什麼樣的景緻？

# 鵝手扇時代參謀

與

# 電風扇時代參謀

空軍首領

論空軍參謀

## 閒話參謀

周至柔將軍

統帥是要進取的，大膽的，像雄獅的大往大來于荒漠之間，惟我獨尊參謀須是保守的，細心的，像狡兔的暗營三窟于叢草之中，惟恐有失

八月十四日是空軍紀念節，記者于八月十日，本社之記者團等軍總司令周至柔氏，據有本社所擬「關於空軍問題」十九條，請求周氏詳加解答。周氏一向少發表談話，為週調，拒絕作答。最後記者曾說「個特派記者無法做特派的工作，是一件恥辱的事情，且恐難免受社方譴責」。周氏笑了一笑，問題雖始終未加解答，這篇學術性的文章是當天下午拿到的。（周氏前常在大公報發表文章）——南京「現實」記者

當七月流火之天，我想輕輕些說道，也未始不可以。我就率性寫我所感想到的，作為談下清談，聊當爐邊閒話。

我今天想到的是從古到今的兩種典型的參謀人物。第一種是諸葛亮型的哲學家參謀，第二種是舒里芬型的科學家參謀。這兩種人物，不論在成份教育上，不論在思想作風上，都是絕然不同，不啻是處於兩個世界，歷史的塑像，歷歷如在目前，至今借東風攻城計裏面的諸葛孔明，還不乏擊節嘆賞私心膜拜之人。

就先談諸葛亮吧。用現代的眼光看來，諸葛亮却並不因為世俗的把他「張天師化」——「測字先生化」而掩沒了他的偉大之處，一部出師表（後出師表的真偽姑置不論）再證之以他一生的行事，可以十足表顯諸葛的品格和志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試問世界上能有多少人能够這樣的背任勞任怨，負責到底？只因他能够明辨邪正，入世苦幹，才使他成爲千古第一的模範輔佐人才。故參謀人員家中不供神像則已，如果要供，我說與其供關公，不如供武侯。

可是講到軍事，遺憾得很，在歷史上並沒有足供我們崇拜模仿他的地

方。大江南北三國英雄，第一當然是曹孟德，他不但是沈雄有謀，軍事上大有辦法，而且也懂得擊屯之方，使軍需補給不致無着。他又移邊靖亂，使外族歸化中國。雖因北人不習水性，水軍吃了敗仗，但在陸戰上，大體是成功的。諸葛亮呢？政略長於戰略，心術良於戰術，除了入蜀平蠻二着棋，決定蜀漢偏安之局而外，其餘大志所在的伐魏諸役，都是一無成就。

時代是一幕幕的過去，以姜尚爲開山始祖，戰國的兵家術士，前漢的張良陳平，三國的諸葛，以至於明初的劉基之徒，軍師式的參謀人物，隱隱爲軍事上的策動中心，這些幕後的神秘份子，究竟有無用處呢？於今想來，多大不過是「王者」工具之一。當我不能否認在這些軍師之中，必有識見較高，才幹較好之人，但他們的無事成爲軍師，儼然導演着戰爭的演出，則一定是野心家「王者」有意的安排。因爲軍師們多少讀幾年書，識字尚多，見聞尚廣，而那時的士兵大眾又幾乎全是飢民亡命，邊蠻粗漢，可以智取，不能力勝，只要要一兩個小花樣，便可以使六軍投地，奉爲神仙，於是軍師便應運而生，甚至如橫行江淮間的宋江等三十六人也必有智多星吳用其人，以學究的姿態，坐上軍師的寶座。王者以萬人爲羈狗，而

大獨狗又不惜以小獨狗為其獨狗，古代的軍事政治，不過如是而已。

如今參謀人員，他們的學識能力，個個已超過葛亮十倍，我們的訓練台，個個會借東風，而一架飛機，便要把西城偵察得明明白白。唯心論的兵學，一如唯心論的醫學，如今已毫無立足的餘地。一切自當根據科學的原則，現存的事實，與可能的變化，以審慎的態度付諸考慮，然必將鬧成笑話。滿清末年的鑿邊制洋之論，其人與事雖已死去，但其精神亦仍未完全肅清，一個現代參謀人員，在任事之初，第一件事，首先要將這「軍事唯心論」從他的靈魂中清掃淨盡，脫去八卦袍，拋却羽毛扇，只留下一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心，這是頂頂好的。

若說空軍裏邊，至今尚有穿八卦袍揮毫毛扇的人，人家一定要笑我杞人憂天，但抽象的高談「天下大勢」，和籠統的從事「運籌帷幄」，恐怕這類的人還不在少數吧。光是到過美國，光是一身卡爾，如果這人的51號派克寫不出時代的作業來，一切表面上的新式，仍是不相干。現代軍人的首要條件，所以任何計劃，任何業務，除非根據事實統計，根據科學法則，可以按步施行，可以達到效果，此外其他的缺乏實質的言談建議，計謀方略，企圖決心等等，一切都是不科學的廢話。「廢話」傷人事小，誤國事大，作為軍的智囊的參謀人員，要說到做到，確確實實的，才是名符其實的參謀。

現在再談第二種的科學家的現代參謀，現代軍的組成是科學的產物，現代軍的活動是科學的應用，從科學原理生出科學實用，從科學實用生出各種製作，於是技術武器裝備補給等等都隨科學的發明而發明，隨科學的改進而改進，尤其新兵器之引用，使固有之戰鬥術，甚至戰術，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我們的參謀業務，如今已是戰鬥術極多分工極細的東西，需要科學的研究，也需要科學的實行，安樂椅上的玄思妙算，現代人是無福享受的。現代參謀與其說是個軍事家，不如說他是個科學家，或者可以更正確的說他是個科學的軍事家。他必須十分理智，十分冷靜，利害的計算，力量的計算，作戰的計劃，一切都以實際為準據，正確得如同可用方程式來求出答案。「公算」是科學的名詞，而「妙算」則是哲學的說法，現在我們只談「公算」，無所謂「妙算」。

現代參謀他該是個科學通才，最好是個與戰爭有關的各門科學的綜合通才。當然，他應該第一通於他本部門的各種參謀業務，學有專長，先成一個專才，打下堅固的根底；但最後在實際工作的時候，他必須是個通才，才能適任於現代複雜的參謀工作。他必須明瞭與他並肩作戰的其他軍種

，譬如空軍參謀就非明瞭陸軍海軍不可，不但要明瞭，而且簡直要十分明瞭，因此理想的空軍參謀，如果能夠進陸軍海軍學校，或者加入陸軍海軍工作，或者進入專設的特別混合學校頂好，至少也得要對陸軍海軍有過研究，使他對於各軍種的本質和使用都有個清楚的觀念。陸軍海軍的參謀也是一樣。在現代三軍——陸軍空——聯合（就各自的戰鬥序列發揮各自的戰鬥威力）並混合（就混同的編組達成共同的企圖）作戰的時候，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參謀，必將誤事。以陸軍或海軍為正統的平面參謀，已隨時代的過去而過去，因此只注重陸戰或海戰作業的平面參謀，也已不適宜於計劃大軍團的作戰。戰爭是在進化，因此參謀的人選也在進化。

這是說現代參謀應該是個通才，小通才。同時雖然數量不宜太多，國家至少還要培養若干大通才，這些人不但要通曉戰爭本身的各部門陸海空軍及其諸般勤務和技術生產等等，他還得通曉軍事而外的其他種種。這到有些像小說書上所說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鴛毛扇人物。但時代並不到鴛毛扇，現代參謀多半是愛吹電風扇的。從前的鴛毛扇，「知天文」只限於夜觀天象，朝看雲氣，「知地理」只限於山川形勢，郡國險要，至於所謂「教」，所謂「流」，所謂「子」，所謂「家」，更不過是各種知識的萌芽，還未摸到科學幫助他瞭解靜的事物，亦即是幫助他明悉作為戰爭的諸般原料是些甚麼東西，社會科學助他探求動的事物，亦即是幫助他觀察影響戰爭的諸般動態是怎樣在演進的。這個很重要，雖然有人拿兩個人的角力來比喻戰爭，但戰爭決不是兩個主將在打架，而是一幫人在打架，不但一幫人打架，而且更是一幫國在打架，大門是關不住的，時間也算不準的，所以非要有大通才作出遠大深沈，週密精到的大計劃不可。

典型的通才參謀可拿大家所熟知的舒里芬做代表。與哲學家的諸葛亮同其精神而異其方法，科學家的舒里芬幾乎是為戰爭而研究戰爭，為計劃而草擬計劃，他貫徹他的一生，心無二用為德國策畫作戰，冷靜，深沉，正確，周密，像一部複雜的活動計算機，關於打仗的一切，他這裏都已準備好，拿出來便是。他是以參謀業務為生命，整個的世界萬事萬物，在他看來都是參謀資料，據說有次他趁火車到漢堡，看見馬戲班搬運箱籠的迅速靈活，便想到戰車砲車的運輸也可以部份的仿照著做，於是他就派人去研究採用。以他這樣的專心熱忱，建立了德國獨特的參謀體系。我們可以說一句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的軍事策動中心，無疑的是在柏林的參謀本部，而世界上對於戰術確有研究，對

於戰事確有計劃，也應當推德國的參謀本部為首屈一指。如今德國是完全戰敗了，舒里芬及其繼承者的謀略，也已送入博物館，徒供後人的憑弔，但我們不能不承認德國的失敗，這不是他的參謀業務本身不行，而是其他方面配合不上計劃，應付不了變化，並支持不住打擊，故而計劃是曇花一顯，國運也陷於絕境。

但戰爭還是失敗，一個確定了的戰爭，你決不能辯說他的參謀業務是成功的。戰爭的結果是考驗戰爭的唯一判官。戰爭只有勝或敗，沒有別的——沒有好壞，沒有是非，沒有其他閒言閒語，故歸根結底還是德國的參謀業務有缺陷，還是德國的參謀人員有缺陷，我們說句厚道話，德國的大戰略並沒有參謀得好，犯了大錯誤而不自知。我們只有這樣說。

就是舒里芬著名的「西線加強右翼」這一基本的作戰計劃而論，決心全力從西線用兵，則必須在遼闊的東線和無定的軸射轟炸兩都沒有問題（或者沒有戰事，或者有戰形而能固守）的假定之下，才能進行戰事，但事實顯然，兩次大戰，德國都是陷於兩面作戰之苦，攻擊不能集中，防守兵力也欠雄厚，而最後的幾於成爲吸鐵的磁石樣的八方空襲，更非什麼預定的點線作戰所能包括。舒里芬的崇拜者爲舒里芬解說，說如果照舒里芬的原定計劃加強兩個軍於右翼，則巴黎可以攻陷，而法國也就乞和，可是我們再想一想，加強了兩個軍之後，巴黎是否攻陷？巴黎攻陷之後法國是否乞和？法國乞和之後，英俄是否罷手？美國是否坐視？這些都是問題。

況且加強右翼就是破壞荷比盧的中立，對於一個弱小國家像荷比盧或者丹麥，瑞典等國雖然輕而易舉，軍事冒險大可做得，但他告訴世界的是：德國在破壞中立，侵略世界了，猶如一個人順手牽羊，煮而食之曰其味甚美，殊不知竊盜之名從此加在頭上，一生失敗已種根於此。

以上所說或者要被聰明人笑爲一道學戰爭論者，不差，這道學先生固然不足與言戰爭，可是很可過慮的是：如果世界上尚有歡喜唱和正義高調的老派國家，和意氣之爭特強的少年國家，則他們國民的見解便是與論，輿論便有力，力量便要生出結果，所謂戰爭的第四種武器，此是不得不顧到的。

不講道學，單講功利，外交實爲最廉價的戰爭，一個武官工作得好，或許比一個大隊長或參謀長功勞還要大。以朋友爲敵人，以和平爲戰爭的「一軍之觸角」，作外交人員，他們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把人家的寫真交給參謀，而參謀呢，要虛心靜氣根據情報，很客觀的修正他原有的計劃。一個卓越的參謀，他不但需要根據情報來判斷情況，修正計劃，更需要設法策劃外交，推動政略，使己方進入有利的局勢。

而經濟的勢力，更足影響戰爭。自從大元帝國「以馬爲家」，「因糧於敵」的佳話成爲陳迹之後，軍需補給以及國民生計，已形成現代戰爭首須注意的要着。第一次大戰德國軍民的肚子反抗，使猶在敵土作戰的前線大軍，不戰而自潰；這次大戰，日本物資的匱乏，爲其戰敗的主因；而美國的器材庫糧食庫便是美國手裏的王牌，推出去人家沒有不認輸的。

至此我們不難看出，戰爭乃是不可分的總力性的戰爭，不但生產經濟，政治外交，都直接與勝負息息相關，就是文化思想，人民素質，也爲戰爭成敗的重要因素，一個在代人而不懂得此中消息，便是盲目的國民，一個現代參謀不注意此中的底細，便是盲目的參謀，他的計劃也是盲目的計劃。當然當一個普通的參謀，他只能就規定的部門工作，未必能够參預國家大計；也未必廣涉政府庶政，可是任一小小的企圖都是大企圖的一枝一葉，而任一規劃也無不與經濟條件人員素質等方面互有關聯，因此一般的修養和識見，仍爲各級參謀不可少的應具備的工作條件。

至此最高級參謀人員，那更是重要了，他非是個大通才不可。過去戰役不乏其例，若干參謀人員，他的作戰計劃多半在「可戰」或「不可戰」的成見之下，製作策定，他們忘掉「不可戰」的研究，應先於作戰而加以鄭重的考慮，「不能勝」的分析。應更詳盡的披露於統帥之前。因而在錯誤的估計假定下，使國家遭受無可補救的損害，如果舒里芬在兩線同時作戰和本國有限資源兩大不利情況之下，草擬他的兩線防禦計劃，以替代他的西線右翼突進計劃，則威廉第二決不至於輕啓戰端。同樣的，霞爾用部參謀大員如果減輕他的百分之五十的「皇軍惟心必勝論」，而重視外交與經濟方面的劣勢，則黑森珍珠港擊決不發動於十二月八日，或者反而見風轉舵，加入盟方，則世界局勢，又當另有一番氣象。總之，統帥是要進取的，大膽的，像雄獅的大往大來于荒溪之間，惟我獨尊，而參謀必須是保守的，細心的，像狡兔的暗營三窟於叢草之中，惟恐有失。再詳諸家庭，參謀是看家主婦，他要克儉，小心周到，決不可惹起丈夫一窩蜂跑去打罵鄰居。這是應有的修養和應有的認識，否則大處措措，小處察察，抑有何用？

雖說當一個參謀有他主婦樣的幽怨，但也有學者樣的樂趣。他不比行政人員要東西奔走，上下敷衍，不比獨立將帥，行動多於思考，實施重於研究。反之，他可以入神於各種理想，作學理上的研鑽，他又可埋頭於許多資料，求得正確的結論，他是個智者，他是個謀士，學者作家，不出門而知天上事，不動武而殺敵，他是個靜止的戰將，繪畫戰史的藝術家，從他的策劃中制取勝利的佳果，更從勝利的甘果之中獲得成功（下接第二十頁）

國際  
專欄



張明養教授

# 成功湖畔成功

在國際形勢動盪不安的今天，猶在成功湖畔(Lake Success)的聯合國

措施實是對成功湖畔聯合國的極大諷刺。

聯國在成立一年半後的今天，實已到了極嚴重的關頭。聯合國的危機不是在於不能解決問題，而是在於世界的大問題已不提交給聯合國去討論解決。

事情更加困難。聯合國而不提交給它討論。例如在魯門主義下的波蘭，就該由聯合國討論管理，但是沒有馬歇爾的援助，計劃也該屬於聯合國附設之歐洲經濟委員會的職權內，可是也沒有。美國這種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聯合國這次的行動雖然有很多可議之處，因為荷蘭這次對印尼發動戰爭，實已破壞國際和平，構成了侵略行爲。本來在去年十一月林牙那蒂(Lingsardati)協定簽訂以後，印尼問題已獲暫時的解決，但是荷蘭殖民帝國主義並不以此收斂其侵略的野心，而仍然無時無刻不想恢復其對印尼的統治。到了本年五月底，荷蘭又向印尼提出了無理的要求，在政治上印尼外交不能自主，經濟上貿易須受控制，軍事上則組織聯合憲警等等。印尼政府因受各種壓迫，對於這些要求，除了軍事一條外，已完全接受。因為軍事上聯合憲警的組織，不啻承認荷蘭的軍隊可永遠留駐印尼，印尼的完全獨立永沒有成功的希望。印尼對於這點，非常堅持，政府甚至因對荷蘭態度過弱而倒台。

恢復其舊日的殖民地統治，否則即不惜發動戰爭。結果戰爭就這樣爆發了。這樣的戰爭不是侵略的行動是什麼？這樣的侵略行動不是破壞了國際和平是什麼？所以這一侵略戰爭發動以後，就立刻引起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政府與人民之極大反對。澳洲代表就在這種情形下將此事訴之於聯合國了。

據報章所載，澳洲代表所採用的是憲章第七章第三十九條的規定，這條規定的性質相當嚴重，其原文爲「安理理事會應斷定任何和平的威脅，和上述之破壞或侵略行爲之是否存在，並應作成建議或採擇依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規定之辦法，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第四十一條的辦法是什麼呢？這條規定安理會得採取武力以外的辦法，即斷絕經濟、交通或外交關係。第四十二條的規定更爲嚴重，即安理會如認上述武力以外的辦法尚不足時，得採取軍事行動。可是安理會討論此案的決議，僅爲促成雙方停戰，並沒有對發動侵略的荷蘭加以任何的譴責與制裁，這是很可遺憾的一件事。

安理會沒有採取比促成停戰更強的決議，自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因爲在安理會討論此事時，帝國主義國家間已有預先的安排，荷蘭代表聲言願意接受美國的調解(一說特旋 second office 這二者意義是不同的)，因此安理會僅作了停戰的決議。其實停戰的決議對於荷蘭是有利的，因爲他在戰爭行動中已佔領了許多地方，而美國的調停也，至於它不利，因爲美國在印尼擁有很大的利益，資本家的利益總是與殖民帝國的利益相一致的。就這點來論，安理會的決議實在是不足夠的。

不過無論如何，靜猶在成功湖畔之聯合國的這次行動，總不能不說是成功的——至少是成功的開始。

八月六日

危機非嚴重  
問題之待決  
聯合國  
問題都在聯  
世界上  
合國外解決

政	局	不	能	澄	清
學	校	不	能	安	定

### 訓導長論訓導

# 閒話「大學訓導制度」

何德鶴教授

本文由曹亨聞兄命題而作，我不曾研究教育學，文中所述，皆外行話。這不是一篇論文，只是一些零碎的思想而已。

#### (一) 導師制度的失敗

在對日抗戰期間，中國大學做效英國牛津劍橋的辦法，實行導師制度，結果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第一因為教授與學生並不是在一起生活，許多學校沒有教授宿舍，即有，也未必與學生宿舍在一個區域裏，師生接觸的機會既少，導師制度便無法推行。第二因為各系學生人數分配不均，有些大系每位教授分配五六十人為學生，事實上這樣受導是不可能的，於是便將大系的學生分配到小系裏去，例如經濟系的學生分配到化學系或者生物系的教授名下受導，師生間學科不同，彼此格格不入，未能發揮導師制的效果。第三在戰事期間，教授生活困難（現在還是如此）三在戰事期間，教授生活困難而且忙的生活中，除了教課之外，實在也沒有心情從事於導師的工作。

如果我不是兼差，就在家料理家務事，在抗戰初期，每年年導師與受導的學生聚會兩次，一次是導師召集學生，一次是學生回請導師，在這兩年聚會中，學生可以提出一些問題請導師指教。後來，物價高漲，導師每年召集學生聚會一次，於是師生見面的機會，減少了一半。之後，物價再漲，連這僅有一次的聚會也索性取消了，導師制便成了歷史的陳跡。

一般地說來，從抗戰直到現在，中國大學教授的心情是很悲劣的，生活的顛沛與政局的動盪，是兩個主要的因素。心境悲劣，就沒有興趣召集受導的學生個別談話，更無從關切到他們的日常生活。在學生方面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功課及格，如期畢業，也懶得找導師去尋麻煩了，這可以說是導師制失敗實際上的原因。

再說，中國大學教育，一向是採取「大量生產」美國式的制度的，美國作風是喜歡多，喜歡大；因此，中國各大學都以院系多學生多而爭相炫耀，大學課堂中，有二三百人同時聽講，實在是司空見慣，試問在這樣劇場式的課堂中，師生中間，如何可以有接觸？英國式的導師制度如何不失敗？我以為任何制度，都有它的統一性，是一串而不可分割的，在美國式的教育制度上，施行英國式的導師制，可謂張冠李戴，結果必然是制度的失調。這是中國大學導師制失敗理論上的原因。

#### (二) 訓導處應不存在

導師制失敗之後，關於學生的訓育問題，一齊集中在訓導處。依照教育部章的規定：訓導處設訓導長一人，下分生活管理，課外活動，體育衛生三組；每組設主任一人及組員若干人，指導與協助訓導處的機構是訓育委員會，由校長聘請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各院院長及教授若干人組織之。

生活管理組的任務，在辦理休學復學曠課請假懲罰等事務，全是一些經常的事務工作。嚴格地說起來，除懲罰事務之外，似乎皆與訓導無關。如果要取消訓導處的話，有關休學復學曠課請假的工作，可由教務處去辦理，庶務亦可交總務處去辦理，關於學生獎懲的工作，可交訓育委員會去處理，多數人的意見，比較更容易公正些。

課外活動組的工作，在指導學生的課外活動，如出版集會，論文演說與藝術競賽等工作。其實這些工作，如其交給課外活動組的職員去管理，反不如交給有關院長系主任及教授去指導，更為切實。有些人以為課外活動組的工作，有時是在管制學生的思想，這是一種極錯誤的見解：大學之道，在求思想自由，只要學生沒有越軌或者破壞公共秩序的行動，學生思想，何必管制？又何必管制？

體育與衛生合併為一組，實在有些不妥；體育原來是一種學科，應當列入教務。今日大學內的衛生組，只是一個醫藥機構，是一羣醫生看護治療的所在，有的稱為醫務室，有的稱為醫學院，也有的稱為醫院。此種機構，與訓育毫無關係。大學生對於衛生學，自然還有研究的必要，學校

— 中華自然科學社 —

★ 科 學 新 聞 ★

◀ 盲人福音 ▶

紐約的克利福特威奇兒博士，誕生三週即盲。然而他好學深研，改進了 Braille 分析器，利用它，一個盲人無線電服務生，亦能應用其觸覺和聽覺，以測量電量（伏特，安培，歐姆）。他曾發明一種測微計，盲者能用它輕易地量到千分之一英寸。一種有隆起線的游標深度表，使盲者能用他們靈敏的觸覺，量到六英寸。還發明有特殊溫度計，在其盤面邊緣處慎重地刻凹，以備盲者能用觸覺量溫度；一種普通羅盤，能成觸覺刻度而附加一個扭。俾用者食指能決定其位置其指北針端具有一種線環繞着它，使能很快辨別方向，威奇兒博士的其他發明很多。這經盲者恆仍為盲者。



涂長望教授編

◀ 「安妥」(Antu)滅鼠劑 ▶

最新滅鼠劑「安妥」，係美國一生物學家之偶然發現。效力強烈，每磅可殺鼠二十萬頭。堪稱 DDT 殺蟲劑後之除害重大發明。

此劑拌和食物，由鼠偷吃，或散佈洞口，黏沾鼠腳，舐入口中。可使其淋巴液流出，充滿肺囊，窒息而死。且因其感覺氣悶。故常竄出洞外，死於空曠之地，事後清理甚為方便。但此劑宜於大量使用，最好先行放置無毒食品，誘其來食。俟三四日後一次下毒，可在十二至二十四小時內死去。但如分量過輕。食之不死，則鼠體內即造成抗毒性，時期可達一月之久，此後不易見效。此劑對於褐鼠有特效（鼠有褐色黑色二類，褐色約佔十分之九）對貓狗亦有毒，但對人類未聞有嚴重之影響。

◀ 可塑體之進步 ▶

可塑體之製造品在近代人類生活上已極顯示其重要性，昔時僅用為若干金屬之代用品，今日已為軍事工業及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之物質，戰前僅為筆桿，絕緣體，今日則已廣泛應用於印刷，汽車，飛機，無線電電視及其他一切用具。僅用於建築工業者，在美國即年耗價值七千五百萬美元之可塑體。近且大量應用於紡織工業。一九四六年美國全部出品達九萬萬磅，較一九四五年約增三倍半，較一九四一年約增八倍，預計今年終向大有增加云。

不妨另設衛生講座，聘請專家來指導，或者採取輪流演講的辦法，請醫生或生理學家作專題演講。

近來許多教育學者，都主張取消大學訓導處，也有人主張訓導處還有存在的必要。我以為訓導處應否存在，無足輕重；如果教務與總務兩處能分担現在訓導處的經常工作；尤其是教授們能分担保留訓導處的機構，而所任的工作，只是一些經常的事務或者司理消極的制裁工作，訓導處在大學教育上，也沒有什麼重要性了。

(三)積極性的工作

如果要保存訓導處就應當做積極性的工作。誠然，今日中國大學教育，只注重知識的傳授，成為一個知識販賣的商場，而忽了道德上的訓練。你以為大學的人格都健全嗎？未必；你以為大學畢業生都有崇高的道德嗎？更不見得。大學生也有不誠實不負責任的，大學畢業生也有做貪官污吏的，今天許多官場或商場上的敗類，當年也有大學畢業生。大學教育中實在有指導青年做人的必要。

求學的目的是什麼？要告訴學生；做人的目的是什麼？也要告訴學生。進而言之，關於人生觀的確定，做人應有的態度，也應當同學生從長探討。這種工作，應當由訓導處設立調演講座，請專家學者，作深刻而有系統的講演與座談。普通說教式的訓話，是絕對不能使大學生受若何影響的，也許反而使學生發生反感。

除了以人生哲學或人生觀作研究的課目之外，社會成功的或富有經驗的人士，亦可以輪流請他們到大學裏來演講或座談，目的在鼓勵青年陰做事的勇氣與做人的熱情，大學生以四年的光陰，不斷的檢討人生與道德問題，我想是會有若干收穫的。

# 現 實 通 訊

## 從上海到暹羅

粵東農村巡禮

(三) 童養媳之風甚盛

在這種滿目瘡痍的粵東農村裏，人民在官紳剝奪之下，過着慘痛的生活。這裏有一種慘絕人寰的悲劇，這種悲劇現在仍在不斷的演着，就是打死初生的女嬰孩。打死的方法是拋在河裏或是用爐灰塞在喉裏，使其斷氣，或是扼住小兒的喉，令其斷氣。我一到家鄉，便聽到鄰居一個婦孺說：某人前生了一個小女兒，把她打死了。我聽了這消息，便想追究這消息的根底，後由鄰居的那個婦孺引我認識了打死自己親生女兒的母親。我問她為什麼忍心打死自己的女兒，她說：現在一家六口（她和丈夫及一個丈娘及三個小孩）自己沒有田，向人家領田來種，（即佃戶）今年收成不好，收稅又重，所收之數，給了田主不夠，怎麼養活她呢？要送給人家，又要貼米，去那裏找米呢，先生，實在沒有辦法，才下此毒手。說到這裏，眼淚掉下來了。我本想對他說：這樣做法律是不許可的，可是我看到這情景，心也開不了口，我也不知道用什麼來安慰她。有良心的同胞們，這是打死女婦孺的責任嗎？他犯了殺人罪，可是不要忘了她殺人的動機呀！

由這殺女之風，便形成另一種現象，那就是童養媳制，殺女的原因是由於窮困，以及重男輕女的封建觀念而形成，但最主要還是窮，逼着他們幹着並非他們心願的事，有些稍為有辦法找幾石米連同女孩送給人家的都沒有作此違法的行为。石米連同女孩送給人家的都沒有作此違法的行为，家裏甚至有好幾個，因為在這窮僻的鄉村裏，常有的壯年人到卅幾歲還沒有結婚，主要因素是沒有錢應付婚禮及其他費用。故一般有男孩的父母們，尤其是母親們，想為兒子的親事安插好，所以他們要了有津貼的女孩來家裏，一方面可解決了兒子的婚姻大事，另一方面還可幫忙，豈不是一舉兩得。或許有人懷疑為什麼一般人連自己的親生女孩都要打死，為什麼要討小媳婦呢？這是因為在封建意識籠罩下的村婦，認為女兒養大了，還不是要出嫁，是別人家的，媳婦才是自家的人，所以她們不是打死便是送給人家。

作為童養媳的女孩子所遭受的苦痛是一般人所不能想象的，一般丈娘都有一種報復的心理，因為她們大都也為童養媳長大的。潮汕語有所謂「苦新插仔」即是苦童養媳之意，據村婦們的敘述，苦的方法極多，最普通的便是有了錯處，便罰跪，不給飯吃，做苦工，不給衣穿。女孩子聽得了人事，受到這種苛刻無情的打擊，有些人便萌了短見，投河或上吊，因為他們對人生滋味已經是感到大辛辣了，這種悲劇也是在村裏常有所聞的，有的女孩子形成了一種變態的心理，等到她們長大成人，與丈夫實行同居之後，利用種種方法，使丈夫與丈娘發生磨擦，以至於破裂。像這種情形，我常見之，便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被兒子和媳婦遺棄了，每月只給她一些米，她還須自己到鄰村去討米，自己在茅屋裏煮飯，這不是人間悲劇嗎？這種悲劇的禍根該歸於誰呢？我認為那些提倡舊禮教的大人先生們該負此責任。

曼谷特 邱順貴 派記者

(四) 丐乞之鄉 在這烽火滿地燃的祖國，每個角落裏都有頗

青年人感情最豐富，遇有折辱，即易沮喪，或走極端，一念之差，可誤終身；如失業，經濟壓迫，對於政治現象的苦悶等。在這各種情形之下，大學生需要有人去指導他們走向正確的道路，大學訓育委員會應當担負這些責任，個別地加以指導，循循善誘，纔是大學訓育的方針。

要使大學不備成爲技術商場的製造所，要使大學不僅成爲知識販賣的商場，師生的關係，是應當密切的；學生心理的發展與行為的變化，教投應當隨時加以注意和指示。

(四) 學生自治會的使命 一件最令人惋惜的事：是大學學生自治會，做了很少的有關自治的工作。

我們應該承認：在千百人的大學中，學生集體而居，是不能沒有一個公約的。一個理想的學生自治會，可以代替訓導處做點名請假的工作，同學中發生了糾紛，亦可由自治會代替訓導處做調解與仲裁的工作。但是做這些時候，應當做得徹底，做得認真；否則，循私情，報私怨，或者敷衍塞責，那就不如不做了。

自治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也正因爲其不易，更顯得自治之可貴。公約必須遵守，公意必須服從，執行公約時必須嚴明公正，大學生的風度，亦必須在自治中養成。

近年來國家多事，校外的政局，影響了校內的安寧；學潮澎湃，學風墮落，學生自治會成了黨爭的對象，競選，毆鬥，罷課，遊行……弄得學校大亂，學業荒廢，學校動搖，青年人關心國事，是無可厚非的，青年人在求學時代，加入政爭，則未免太早了。

黨爭性的學潮，應當誰負責呢？平心說，青年是無辜的。但是利用青年作政爭工具的人，其罪則無可饒赦。

黨派退出學校，我極贊同；但是要退出必須

波沈難的災民，在炮火連天的祖國地方，人民還在戰神的魔掌下呻吟着。在安靜的南方，人民雖然沒有像北方人民生活那樣慘痛，但是在貪污成性的官僚士大夫壓榨下，人民是連氣都透不過來的。我在粵東的農村經濟，已瀕於絕境。最近珠江流域，釀成大火災，經海，大埔，潮安，饒平各縣災情極為嚴重，窮困的佃農無法購肥料施種冬耕，高利貸因之盛行。一般官商不分的富有者便乘機剝奪人民，舉一例便可明白這種剝削之殘酷了：甘肅商人貨賣餅為肥料，現在給價值十三萬元的餅，四月後還一百斤沙糖，現在沙糖市價一百斤卅餘萬，四月後誰會知道一百斤糖要值好多錢呢？這樣下去，佔百分之八十五個佃農粵東農村，將轉變成怎樣的一種情形，誰敢預料？在汕頭市的所有抽紗工業，紡織工業都停頓了，以前依靠各該業為生的工人，都成為失業的隊伍，現在無論在鄉下，小市鎮或汕頭市，都是衫破爛的乞丐羣。在鄉下他們到鄉村各家戶去討食，我堂兄家每天經常有卅個以上乞丐來過，像普通窮苦人家是沒有辦法給予這些乞丐的施予的，他們常常說了一大堆好話，結果是毫無所得的垂頭喪氣走了。在汕頭市的乞丐羣，更是一支龐大的隊伍，他們散居於屋簷下，三五成羣的挨戶求乞，願意施予的人並不多，他們常被人家趕走，我一出街實在感到萬分痛苦，常被這些可憐的人們包圍，只要我袋裏有小票，他們向我伸手時我都給他們二百錢，（在此地二百元可買一碗稀飯）。可是他們並不是單獨行動，而是有聯繫的，在附近的同伴若看到有同伴得到施予的時候，他們便蜂擁而起，把我包圍住，這可把我苦透了，小票給完時，要脫身辦不到，要給我苦澀的戰術，衝出了重圍，而奔回住所，由於這使我常常警惕着自己，不要再陷入這種困境，因之，

上街也是成爲苦惱的一件事了。  
 在鄉下沒有什麼救濟的慈善機關，所以常有餓死的乞丐，露尸於土地廟或污濁的鄉道上，附近鄉民便爲他們的埋葬者。在汕頭市有五個善堂，即延壽、存心、誠心、慈愛、誠敬，還有福堂醫院，救濟院等。這些慈善機關的確爲乞丐羣以及死後無親的人作了一些善事。我訪過延壽及誠心兩善堂，前者注重生者的施濟，後者注重死者的埋葬，其他三個也注重死者的善後。延壽善堂現在每天施粥一次，到堂前列隊待施者有一千人以上，負責該堂的林幹事語記者：前月有至二千人以上者，現因農忙，有的送回鄉下找幫工去，過些時日恐人數會再增，農村不景氣，沒飯吃的人羣便會匯合到時形的繁榮都市來，而這種演變的後果將如何逆料呵！  
 整個的粵東農村，現在雖然是似很平靜，可是人民的心裏，是已經埋了慢性的爆炸藥，等到這炸藥的藥性發作而爆炸的時候，那將是什麼力量也沒法控制了！這一次我到了家鄉，看到的，聽到的，親身經歷到的，沒有一件事情是會使我感覺到祖國是在進步中，可是不否認，一般人民是在進步中，他們在苦難中進步了，他們看得很清楚，現在的官吏是怎樣一種人，他們爲着生活上的逼迫，不得不採取了自己的路線，那就是他們自己會管理自己的，只要有機會，他們便會爲了幸福的生活而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人逼上梁山的。  
 卅六年七月廿四日于汕頭  
 （完）

任何黨派，一律退出學校，否則藉此口號，作爲聲勢，暗地裏做政治活動，或者藉學生自治會做活動，學府依然是政爭的戰場，學術永遠不能獨立。  
 我悲觀的論調：一政局不能澄清，學校不能安定。二悲觀的看法：學生自治會專權政治而不做自治的工作，實在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三) 調導人員的感慨  
 我曾經同上海幾個大學調導長談話，問他們對於職務的感想，吃力不討好，我這樣說，誰願意幹這個職務呢？的確，消極的調導工作，一天到晚同學生打麻煩，是令人心灰意冷的；在上海，據我所知道的，有一個大學，一年曾經變動了三位調導長，至於一年換一次校長，更是司空見慣。  
 大學生要的是自由，調導處要的是校規；自由與校規，永遠站在兩個極端。確是有一部份學生是仇視調導人員的，於是調導處便成了一部份學生的眼中釘。  
 在不時向可相安無事，一有學潮，學生以舉團的力量，發動了羣衆運動，在最激動的時候，排山倒海，玉石俱焚，那時校規成了廢紙，而調導人員只好付之一嘆了。  
 這把調導處變爲法院，把調導人員變爲警察，這只證明調導的失敗。爲什麼不把功課加強？讓學生多讀一點書；爲什麼不提倡體育文藝等競賽工作？讓學生有高尚的娛樂。學生太閑散了，自然是要以過剩的精力去興風作浪的。外面政局有變動，或者學校的行政去興風作浪，立刻就有激起軒然大波，弄得學校瓦解。  
 一個理想的大學，必然是一座寧靜融和的學府；一個理想的大學，必然是專心學問的學人；大學生不能自治，中國也決不能實行地方自治制度。有一天，無人聞問，而大學秩序井然，成便是調導處應該撤消的一天，也就是大學教育成功的一天。

# 斃譏遭弟子信偏 勳功建度大達豁

## 論度量 (二)

### 宋武帝和陳武帝

宋武帝雖因度量不足，事業的成就，受其制限，然而南北朝之世，却有一個度量很大的人。事業，雖因所遭遇的時勢，十分艱難，從表面看來，所成就的，還不如宋武帝之大，然此乃時勢為之，論其人格及能力，實遠出宋武帝之上。若非此人，漢唐的全為異族所壓伏，真不待胡元之世了。這個人是誰？那就是我國的民族英雄陳武帝。

陳武帝是吳興長城縣人。(現在浙江的長興縣。)他服官嶺外，做了廣州刺史蕭映的僚佐。當南北朝之世，現在的越南，還隸屬於中國。其地稱爲交州。因距離中央政府遠，服官其地的人，率多貪污暴虐，以致時時激起民變。陳武帝時，有個喚做李真的，起而背叛中國，兵鋒頗銳，征討之兵多失利。陳武帝却把他打平了。因此做了高要太守。(現在廣東的高要縣)。

陳武帝在位，年代最久。當其時，南朝平安無事，北朝却龍爭虎鬥，終至分爲東西兩國。當使南方而早有準備，這時候，欲圖恢復，自更有體可乘。若於陳武帝並非其人。他確是個學者，而且篤信佛教，似乎應該胸襟寬大，不甚計較利害，無偏信自己子弟的結局，至於如此，真是悲憤絕倫了。

如他生性狹窄，也犯了個度量大小的毛病。這只要看，他屬於重要的州軍，都要派自己的子、孫、弟、姪，好的不過去，去當刺史、太守，他的子、孫、弟、姪，好的不過是偏才，的則資劣甚，這所不至，竟沒人敢告訴他；便是個偏見的證據。他既無恢復的準備，却又想乘機篡奪。當東魏高歡死後，其專制河南的大將侯景，不服他的兒子，舉地來降，陳武帝便想乘機恢復北方，派自己的兒子侯景去接應他。兵力既已高，侯景又不聽候景的指揮，而自用兵力，襲擊侯景。(現在安徽的壽縣，梁亦不能加兵，襲擊侯景。)各地方叛兵雲集，都互相觀望，不能一建康宮城。各地方叛兵雲集，都互相觀望，不能一戰。到後來，只得叫侯景謀和，開城放他入內。梁武帝以八十六歲的高齡，并飲食亦受其裁節，終至病死。

雖然不能控制，點與錢，可以說暫時被他控制着。他傾要派遣軍隊，溯江而上了。他的軍隊，順利的進入了鄧州，直達湖北。攻破了鄧州，就是現在的武昌。又進攻巴陵。此時荆州的形勢，可說是很危險。幸而湘東王手下，有個大將，喚做王僧辯，把他的兵，打得大敗，恢復了鄧州。即向現在的江西進擊。

讀史的人，都說西南之地，影響到大局，是近世的事。如明桂王擢雲、賈、兩廣，以拒清兵；太平天國起於廣西，孫中山革命之始，亦從西南着手；此後護國、護法，以及最近的抗戰，都以西南為根據地。是時西南的影響於大局，是從近代開始的。然這只是說運用西南的地方。至於起自西南的人物，建立關係全局的大功業，則當第六世紀時，業經開始了。當侯景亂梁之日，寧州，就是現在雲南的曲靖縣，這是當時的中國，在現在雲南省那第一個重要的去處，其刺史徐文盛，即率兵數百人，北上起程。在湘東王手下，也算是一個重要的軍官。這也是一個傑出的人物。惜乎他的意志，還嫌不發堅強。侯景的兵西上時，湘東王派他去抵禦。他的家小，先被侯景所俘虜，侯景至此迷了志，他憤喪了志，因此兵敗下嶺而死。王僧辯代將，才算把侯景打敗。這也是很可惜的。陳武帝的為人，就大不相同了。



欄專史文  
授教勉思呂

「血海飛雷」這部戲劇化的記錄影片，是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報告文學名著「他們曾是可消費的」(They Were Expendable)製成的。他們「指」一般軍人，在戰爭中，軍人無異軍火，為求達到某一軍事目的，軍人與軍火同樣地須有出賣。這是美國軍隊中流行的壯語，意謂當了軍人，犧牲自在份中，但亦不無惋惜之意。著此書者為美國戰地記者 W. L. White，亦名父子。他的父親 William Allen White 為美國報界權威，素以敢言著稱；且為共和黨領導人之一，影響於近三十年來的美國政治甚大。而這部報告文學的作

者，頗有乃父敢言的作風——根據此書製成的「血海飛雷」，亦居然未為大將軍諱——此書與此片的政治影響，可能使得今日真正當治日本的麥克阿瑟將軍，不當選為下任美國大總統！

此書與此片，敢言的是那一點？是委婉地但毫不留情地暴露大將軍的以私害公！在麥克阿瑟奉命率領總部人員乘飛機由菲律賓撤往澳洲時，華盛頓明白規定，因飛機座位有限，應儘先撤退那些對於以後作戰最可能有貢獻的人員。華盛頓總部以最後選定人員之權，授之麥克阿瑟，而大將軍憑藉他的職位，竟減少軍人的撤退名額，以空出的三個

機座，給予麥克阿瑟夫人，給予麥克阿瑟少爺，給予麥克阿瑟少爺的保姆，一位非列濟婦人。「他們曾是可消費的」書中是這樣記錄的。「血海飛雷」的片正是這樣拍出的。這當然是明目共睹的事實。

這件事在當時曾引起美國輿論界的熱烈討論。一九四三年美國新聞界出版的「新聞文摘」，曾選印二專為麥克阿瑟解釋的文字。文中亦承認麥克阿瑟的個性堅強，勇於自信，所以常能貫徹，是其所長；而因執專斷，不恤人言，以致人緣不佳；替他的總部寫宣傳稿的人，常覺除職外，允許頌揚的機會頗

少，而一般措施，須要辯護的地方實多，不無遺憾云云。其對於撤退家人一事所作非公開的解釋為，「苟非與家人同出，本人作戰能力，將受影響！」倘本人或可同意，大將軍應與妻子，倘不失為人情之常；而愛子情深，竟致捨棄一作戰軍人，奪機位給保姆，究未能言之成理。惟某讀者責其「居住東方日久之成，猶如帝皇之不可一世，不自覺地沾染了東方習氣」，此言未免對東方不公。至少在中國，幾千年來，從未有「將軍，公然作「軍營中帶家眷，可以增高作戰能力」的理論！

但是「他們曾是可消費的」書中措

### 戲劇 專欄



洪深教授

## 大將軍的少爺的保姆 麥克阿瑟以私害公

### 民主國自我批判：「居住東方日久，幾如帝皇之不可一世，不自覺地沾染了東方習氣」

詞，確甚委婉。此書雖非官文，而所報道既全為當時事實；又其敘述格式，大部係按句寫錄當時其境的話語，自己的說話；且因說這些話的諸人，在當時都是麥克阿瑟的部下，凡所寫述，不得不字字負責，不得不考慮此書在戰時所能發生的對於軍人與民心的影響，不得不顧到美國的軍譽與軍紀的尊嚴，不得不力為是時擔任指揮軍事的高級長官留餘地。原作者在白敘中聲明：「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正在進行戰爭。如果我們種種錯誤都在我們面前被隱瞞去，這些錯誤便永遠無改正之日。固然，在

作戰期中，某些事實，當時而且自有理由不予公開，因為倘或敵人亦能知曉這些事實，他們會得利用我們的弱點。不過，本書所記各事，目前可以無危險地披露出來，那個體痛的一章已經結束了。」那麼，這本書，這部影片，不妨視為民主的美國所作的自我批判。

我以為，批判與尊敬，不應是對立的互不容許的兩件事。這本書，這部影片，大坦地暴露事實，不能不是對於麥克阿瑟大將軍的批判。然而原書作者以及影片的製作者，並無對大將軍稍有不敬之意。正如我個人的對於這個事件的

查考與述錄，是為學習真理，為了明白美國文藝工作者寫作時的誠懇，又在撤退保羅這點上，容或與美國若干人無有同感，而對於建立偉功的麥克阿瑟大將軍絕無不敬之意是一樣的。寫書人的下筆委實，其可敬法。原書末章，倒數第五節(企鵝版第一二二頁)，奉命留守的沙普將軍對那些不能撤退的人說：「凡是留在本島上的人都應明白，奉命撤往澳洲的人員乃是能最有益於未來的工作的。他們是為了工作去的，不應辭職，不問年資。我們其餘的人，應親自自己為可消費的，這原是每一個軍

人可能有的遭遇。我們對這事，是有準備的……」又前面第六十六頁，關於撤退事，軍官比克萊說：「階級不在考慮之列。華盛頓會命令麥克阿瑟，撤退他部下最有用的人員……三十多位將軍被遺留在巴坦。」而緊接這段的一段中，比克萊說：「和我在一起，在第四十一號巡邏艇中，有麥克阿瑟大將軍與夫人，他們的幼子，和幼子的保姆，以及不多幾位將軍。」又在第一百十頁，軍官開利談及一位未得撤退的人員：「雖然有許多工作，他能夠，他經訓練，(下接二十頁)」

# 現實評論

「主稿」宋一文

## 英國的危機

英國是一個依靠大量國外糧食和原料輸入的國家。它原是以它執世界牛耳的工業品的輸出以爲抵償的。它有豐富的煤礦，發達的紡織業。它又有廣大的海外投資，和衆多殖民地的轉取收入。但是世界的新發展，改變了英國這種優勢。美國和德國的新工業國的出現，縮小了它的國外市場，特別是美國的海外霸權的擴大，對它是致命的威脅。英國的工業生產已經陳腐落後，煤的作用又爲電力及石油的作用所代替。殖民地離心傾向日益增大，所有這些造成了國內工業生產的衰落，也即是減少了基本的輸出，於是又造成了巨額的入超，因爲現在已沒有充分的東西輸出，以抵償大量農產品的必需輸入。英國早就感覺工業品的輸出不足以應付農產品的輸入，但以前它尚有極多的海外投資，可資彌補，可是此項投資也因新競爭者之興起及殖民地之動亂而遭遇困難。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英國更每况愈下。這次大戰的打擊最大。據統計，戰時英國國民財富損失三分之一；海外投資損失半數。戰後達達利英國輸出銳減，而入超現象乃極爲驚人。這次戰前英國負債僅有四百九十六萬萬鎊，但戰後達到三十五萬億鎊。由此引起了政府的財政危機。一九四六年財政赤字是四百五十萬萬鎊，一九四七年仍爲三億五千萬鎊。日下局勢更爲緊迫。年來工黨政府藉國有產業等政策以調整新生產。近正忙于設法裁軍，節省支出，增加生產人力。另一方面則希

望美國的金元幫助，並會與蘇聯及東歐方面簽訂貿易協定，以救危難。

這裏有兩事需要提出：

第一，在這次危機中，英國工黨政府處理方法在國內方面是堅決執行生產國營政策，這自然可以減少資本主義的浪費及有計劃的振興生產，激勵輸出，英國並擬定徵收資本稅等以裕財政收入。最主要的，工黨政府是將解除國家經濟財政困難的責任，多加在富有者的身上。保守黨的政策是相反的，他主要是要工人們節衣縮食，增加生產時間，並反對產業國營政策。邱吉爾近指責工黨政府「計劃太多」，意思就是說「社會改良太多」。在國家危急之時，政府的政策應當側重增加特殊富有者的責任，還是應當側重增加一般平民的負擔呢？以何者爲更有效呢？工黨政府的政策對於這個問題是一個測驗。同時，勢將再起的英國保守黨及工黨的新競爭的勝敗，也將取決於此。

第二，在這次的危機中，英國在國外方面究竟

是走美國的路線以取得馬歇爾計劃的援助，還是與蘇聯及東歐諸國接近，以構成英國工業品與他們農產品交換的連繫？這是英國的兩條歧路。如決定取得美國的援助，目下可得救濟，將來却更要依賴美國，但若與蘇聯及東歐接近，則在政治上勢必失去其在歐洲的領導地位，並且由英美間的傳統關係說，後者政策難以實現。英國的決策，顯然對於未來的美蘇在西方鬥爭，有極重大的影響。這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新)

## 經濟改革方案

宣傳已久的政府的「經濟改革方案」，業經公布。但是我們綜觀全文，竟一無所得。政府似乎不知道當前國家經濟財政危機之嚴重，不容我們徒作遠大而不着邊際的空談。方案列舉金融、

生產，財政三項改革計劃，其中不是重彈舊調，便是信口開河。在現在情勢下，生產如何能發達？例如，農業維持現狀尚不可能，怎樣使它工業化？至於工業本身，第一也祇求立定穩定，它怎樣增加他們的資金，供給必需的原料，擴充市場等等。還談不上實行「方案」中那些重大的計劃。最要緊的，須知道今日全國經濟只有一基本問題，即如何平衡收支。只有停止發債，才可能平衡收支。財政問題，即如何增加收入，減少支出。這是一條老路，但也是唯一的路。政府應如何增加收入，減少支出？這是一條老路，但也是唯一的路。政府應如何增加收入，減少支出？這是一條老路，但也是唯一的路。

## 自助與他助

自助與他助，這是一對矛盾。在經濟危機中，自助是首要的。政府應如何增加收入，減少支出？這是一條老路，但也是唯一的路。政府應如何增加收入，減少支出？這是一條老路，但也是唯一的路。政府應如何增加收入，減少支出？這是一條老路，但也是唯一的路。







夏炎德教授

# 免于失業的自由

## 『全民就業』是經濟政策之鵠的

問題。我覺得賦閑這兩個字太籠統，乾脆一點，不如說「至於失業的自由」(Freedom from Unemployment)，在這裏面讓我自己說明它的意義。

我們一個人生在社會上，一方面有生存的權利，同時也有工作的義務，這種權利與義務應該是對等的，就是祇有從事工作服務社會的人纔有資格得到生活，像蘇聯新憲法上所規定的「不工作者不得食」(He who doesnot work, neither shall he eat)。即在非社會主義

國家，工作與報酬也常密切地相關連着。這當然並不是說一定要現在工作的人纔有得生活，以往工作者(老年人)未來工作者(兒童)或是工作的犧牲者(殘廢工人)以至產婦嬰孩等的生活仍須予以維持；而是說上了工作年齡的人，在西洋普通是十五歲到六十歲，要沒有生理與心理上的缺陷，確有工作能力者，對於社會便應該盡工作的義務。

有名的英國社會保險計劃起草人皮佛利治(William Beveridge)爵士，於一九四三年在曼彬社演講，提出了「至於賦閑的自由」(Freedom from Idleness)的題目，內容極廣泛地討論戰後的社會進一步說，工作不僅是我們對社會的一種義務，其實也是人自己的一種權利。一個身體健全而有自尊心的國民，爲了維持自己生活，爲了發揮自己的能力，他有權工作，有權自由工作，有權向社會要求工作。『工作權』(Right to work)如同生存權一樣，是早就被承認的，法國一七九三年憲法中的人權宣言第十七條，即有「無論何種勞工，教育或商業，不得禁止人民操工作」的規定，這承認人民有工作的自由。德國一九一九年憲法共和憲法第一六三條，規定「德國人民應有可操之機會從事經濟勞動，以維持生活，應相當勞動機會時，其必需生活應盡善及之。……」這說明國家有使人民就業的責任，不然也得替他們解決生活。蘇聯一九三六年的社會主義憲法，對此規定得更有明確，第十章第一一八條云：「蘇聯公民有工作權，即有保障就業依照工作之量與質給酬的權利。工作權爲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組織所保證。

蘇維埃社會生產力步步增進，對於可能經濟恐慌的防止並失業的取消，都是保證之。」去年公布的法蘭西新憲法，在序言中也規定「每人皆有工作的義務，獲得一職的權利，不得因他的出身，意見或信仰，而受有工作或職務上的不安。」這除了確認工作權外，還提供了工作機會平等的保證。可見工作是我們每個人神聖的權利，要求「給我們工作」比之要求「給我們麵包」更爲正大光明。

工作權在理論上法律上是早就成立的，不過在事實上，至今還是有很多人未被剝奪掉這種權利。他們不是不能工作，也不是不願工作，而是沒有工作的機會，這是何等的不幸！這在社會喪失了一部分有威的生產力，在個人則受到生活的壓迫，而且被追的賦閑，身體雖開暇，而精神則抑鬱不開展，苦悶不自由，長期下去，勢必精神頹唐，技術退化，甚至趨向墮落。失業的人數增加，社會購買力萎縮，將使

商品市場蕭條。還有，大眾的失業者最易變成革命的預備隊伍，動搖到整個的社會秩序。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民主傳統深而職工組織有素的國家，是把失業當作社會責任的，失業保險與失業救濟是慣用的方法，遇到職工失業，便動用保險金，或撥給救濟金，使失業者及其家庭能過必要的生活。在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的時候，英國所發的失業救濟金幾和每週的工資差不多。這在財政上是一筆沉重的負擔，不易長久維持，而這種費用對社會又是不生產的，至多只是消極的權宜之計。

根本的解決祇有消除失業。這幾年來大家盛唱「全民就業」(Full Employment) (普通譯作充分就業)之詞，這已成了大多數國家經濟政策之鵠的。真正的全民就業，是要使人人有工作做家家都能安居樂業。不過時下一般經濟學者的解釋並不如此，全民就業(下接二十頁)

### 經濟專欄

工作是人生權利也是對社會的義務

# 統治者的後腦 閻 話 張 羣

— 怨 金 者 記 —

### 癩葡萄臉譜

沒有看到「廬山真面目」以前，祇憑報紙的「鏡頭」猜測，張內閣的容貌：魁梧雄偉，臉盤方正。但在「一貫之後，便知道你估計錯誤了。如果記者說他「滿面橫肉」，怕裏說是有意侮辱他，我得改變「筆鋒」，祇用「癩葡萄」三字來形容了。

### 國民黨中一把能手

張岳軍先生，被美國國務卿稱為：「我的朋友」，是美國人眼中的「自由主義者的領袖」，一部分輿論還譽為中國最有能力的民主派領袖之一，就是他的政敵——中共周恩來氏，在縱論當今人物時，也承認他是國民黨中的一把能手。

爲什麼他會獲得這般聲譽呢？  
一、識風雲氣色，贊成國共談判，中外人士稱善。  
二、有政治家風度，平正通達，面面俱到。  
三、他是政協會議中政府的重要代表之一，又與馬歇爾、周恩來組成三人會議，三個人常常在一起笑罵的端着高腳酒杯照相，主張「和平」與「自由」。

### 朋友們飛黃騰達

張軍曾任北洋軍閥徐世昌、曹錕幕僚，民國十五年，北伐高潮的時候，他才走南軍大本營，投入他留日時的朋友，又曾一度在陳英士手下做過同事的蔣主席的幕下。大家都知道張內閣是承繼黃郛、楊永泰的政學系首領，但大家却不知黃郛、楊永泰的接近蔣主席，終於成蔣主席輔轡中的重要謀士，都是張岳軍介紹的。接着王伯羣及其統

增何應欽也加入北伐軍，擴大了他們在政府中的勢力。於是，他們變成了當時蔣總司令四大體系之一。當蔣總司令掌握軍政大權後，他的朋友楊永泰做副共總司令的秘書長，湖北省長。黃郛做外交部長，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委員長。吳鼎昌現在是文官長，過去是財政部部長，安慶、貴州、廣西的省主席，熊式輝是東北行轅主任，以前做過江西南省長。翁文灝幹過經濟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熊式輝幹過福建省長，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長，最近才去採台灣總督。今日的外交是王世杰，財政是張家勳，（會講約和他們關係也很深），國際關係是沈鴻烈。至於張軍，那更不用說，他擔任過上海市長，外交部長，「填壕加」四川的省主席。

### 所謂新方案

張軍上臺，正是中國經濟危機一個更嚴重階段的開始。但張內閣的經濟政策，仍是在舊的巢窩中旋轉。他的所謂新方案，就是三中全會通過的經濟改革方案，鄧力子先生曾說是：「一篇好文章」。

張院長對於穩定物價有沒有「錦囊妙計」呢？有是有的，他的妙計就是：（一）願請各系財政巨頭共同推行公債庫券，以吸收一部分游資。（二）向美國借上五億十億的貸款。

關於第一點，因爲不合國民經濟的要求，此路不通。關於第二點，美國無出借的迹象。在內外債均告絕望之下。張氏第三個步驟是「自力更生」：首先減少國庫開支，馬上見效的是停止貼補的實施，公用事業跳躍加價，物價跟着飛速躍進。

要安定環境，安定經濟環境，必需使通貨「安定」，不再膨脹，使政局「安定」，不再打仗，不能做到這點，危局是永遠沒有辦法解決的。

### 張夫人如此說

張夫人說：「妻子要是貪財，丈夫爲了討她的歡心，也許就會弄錢的。所以，每當錢到我手，我總得問它的來源。」這樣看來，張夫人是「貪」的。張夫人又說：「丈夫比孩子更不好照管，不聽話！」如此說來，張院長定是不怕老婆了。

張氏大兒子已從美國得了博士學位回來，任川大教授，大女兒在美國讀書多年，對音樂造詣很深，小兒子也在成都華西大學讀書了。張家是四川有名的「豪門」，有「財」有「子」，人生幸福，享受不盡，最好能如吳國楨所說：「不作行政院長，才是福氣」。

吳鼎昌也贊說：「與某人仇，則勸他做行政院長，」他和張院長「仇」而有「舊」，爲什麼睜眼望着他受罪呢！



